

献给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中国

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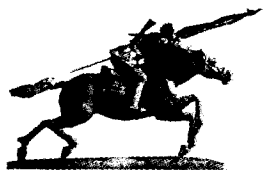
阎欣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爹娘

阎欣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爹娘/阎欣宁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78-7

I.中... II.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0235号

书 名:中国爹娘

作 者:阎欣宁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涅娃风格设计室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8.75

印 数:5000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778-7/I·1375

定 价: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漫长的夏天看着走到尾巴梢上了，天却还热得出奇。热风浩浩荡荡地穿越三江平原，悠悠地掠过一片空旷的田野。这里水肥草美，树木茂盛，草地边缘有一片片望不到边际的茂密白桦林。接近晌午时分，暴烈的太阳毒得像撒下来一根根金属刺，草木在阳光的灼烤下有些发蔫了，只有草地深处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

一支混乱纷杂的逃难队伍由远处地平线上显现，如蚁群般滚动而来。

队伍走得很慢，慢得近乎于似动非动。

这支逃难大军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是一些日本移民和朝鲜人，其中也夹杂一些中国人。

身怀六甲的杜娟在丈夫老坦儿的搀扶下，混在逃难的人流中赶路，他们要搭火车回关内老家。二十四岁的杜娟留着齐耳短发，穿一身皂色布褂儿。大腹便便的身孕使她一路走来，早已是满头大汗，气力不支，要不是半个身子倚在老坦儿身上，她怕是早就倒在路上了。老坦儿比她大两三岁，一眼瞅去，这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

心里搁不下多大的事儿，妻子的情形令他神情焦急，不时向四周张望，生怕遭遇不测。

日军寒关要塞扼守在一条要道上，是这块小平原的必经之地。寒关要塞经过关东军苦心经营，核心阵地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戒备森严。核心阵地高处，有一根高高的旗杆，出于防空原因考虑，上面的“太阳旗”早已不知去向。要塞外围阵地上，关东军石田太一郎所部正在挖战壕，准备死守。

石田太一郎少佐二十七八岁，人长得粗壮结实，尽管天气很热，他一身夏式军服却穿戴整齐，与那些赤膊或穿背心的日军士兵形成鲜明对比。他亲自督战，不断吆喝斥骂，督促士兵卖力。战势颓败，情况危急，却丝毫看不出他的慌乱与不安。

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小兵扛着一根沉重的原木走来。小兵大概实在扛不动了，将原木一头竖在地上休息。石田太一郎见了，走过去一脚踹倒了原木。

“八嘎！”

石田太一郎一边骂，一边左右开弓扇小兵的耳光。

小兵一面拼命挺直身子，一边“嗨哟”、“嗨哟”地叫着，一股尿渍已经沿着他的裤裆潜潜而下。

一架苏军侦察机从阵地上空飞过。阵地上日军士兵大乱，有人跳进壕底躲避。石田太一郎冷冷地瞥一眼空中的苏军侦察机，吼叫一声。已经跳入掩体的士兵又爬上来，匆匆重新埋头干活。

一名二十出头的士兵趁石田太一郎注意力转移，提着铁锹走到小兵身旁。他是从台湾被强征入伍的二等兵陈桥。与所有台湾籍士兵一样，陈桥也有个日本名字，叫小路陈二。陈桥把手中的铁锹交给少年兵，示意他去挖土，自己则弯腰吃力地扛起那根原木，颤颤地走去。

苏军侦察机飞过逃难人群上空，那些日本人吓得纷纷跳进壕沟趴下来。

杜娟惊疑了。“日本人的飞机？”

老坦儿说：“呸！小鬼子的鸡(机)早趴窝了，老毛子的！”

“苏联人快到了吧？”杜娟高兴起来。

“兴许差不多了吧？老毛子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关东军顶不住……我说杜娟，要不咱歇会儿？咱就别和这些日本娘儿们、高丽棒子瞎掺和了，让他们先走。”

杜娟说：“算了，还是搭堆儿走吧，一落单，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老坦儿弯下身子。“来，杜娟，我背你走。”

杜娟摸摸肚子，幸福地微笑了。“你背得动吗？还有咱儿子哪。”

“那我就背你们娘儿俩。”老坦儿说。

平原上，逃难的人群已接近寒关要塞，远处要塞的碉堡和光秃秃的旗杆已清晰可辨。

几架苏军轰炸机在天空驶过，逃难的人群像炸了马蜂窝似的大乱。一转眼的工夫，杜娟和丈夫老坦儿手牵着的手就被冲断，他们焦灼不安，相互呼喊对方的名字，彼此不能相顾。再一转眼，已经谁也见不着谁了。

人群惊慌地躲避飞机。苏军飞机既不轰炸也不扫射，只是连续俯冲，惊吓人群取乐。

四处逃散的人群和大牲口接近了日军石田太一郎部既设阵地，一些日军士兵跳出阵地挥手拦截并鸣枪警告。逃入雷区的人和牲口踏响了几颗地雷，爆炸声引起更大的恐慌，他们像群没头苍蝇似的向寒关要塞阵地蜂拥而来。

石田太一郎勃然大怒，他扔掉望远镜，从士兵手中夺过一挺九

九式轻机枪，跳出掩体，疯狂地向人群扫射，阻止他们进入阵地。“哒哒哒——”空旷地上的枪声分外刺耳，许多难民包括日本人，纷纷倒在他的枪口之下。

一个难民装束的男人，不像别人那样躲避飞机和枪弹，他十分冷静地藏在一道土坎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仔细地观察日军寒关要塞外围阵地，他不时低下头去，用铅笔头在一张纸上画着草图，那是日军阵地布防的要图。

石田太一郎的机枪声引来了苏军飞机，它们抖一抖翅膀，俯冲下来攻击日军阵地。顿时，阵地前沿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现场一片狼藉。

老坦儿躲在一道土坎后头，伸着脖子四处张望，放声大喊。

“杜娟，杜娟，你在哪儿……”

他的喊声在机枪声和炸弹声中显得柔弱无力。

一些逃难的人横尸阵前，还有些伤者躺在血泊中呻吟呼救，那多是被地雷炸伤和石田太一郎的机枪击中的。

苏军飞机刚刚离去，老坦儿匆匆走出藏身处，到处寻找妻子。一个土坑中露出一只手，摇摆呼救。老坦儿满怀希望扑过去，却看到了那个画草图的男人。那男人受了伤，老坦儿跳进坑内，察看他的伤口后，撕下袖子为其包扎。

“日本人吗？”

男人摇摇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高丽？”

“不，中国人。”

老坦儿吃力地搀扶起他，爬出土坑。

日军士兵在阵地上四处奔跑忙碌，救治那些受伤的日本人，对中国人和朝鲜人却扔在一边不管不问。

“你们的，什么的干活？”

一队士兵拦下了搀扶着那个男人走来的老坦儿，他们从那男人身上搜出要塞阵地的草图。

“八嘎！抗日军的干活……”

日本兵扑上前拳打脚踢，将那男人打倒在地。

一旁的老坦儿这才明白，那男人是抗日队伍派出的侦察兵。

日军士兵将老坦儿和那名侦察员押往要塞的途中，正好与杜娟相遇。正六神无主的杜娟见到被绑得像只粽子似的丈夫，不管不顾，哭叫着扑上前来。

“老坦儿，老坦儿，你怎么了？太君，太君，求求你们放了我丈夫，他是好人。”

老坦儿瞪大了眼睛。

“杜娟，你快走，快离开这儿！我没事，我什么也没干……”

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侦察兵呻吟道：“太嫂，是我害了大哥，你快走吧。小鬼子不是人啊！”

日本兵一枪托子砸在侦察兵的背上。“八嘎！抗日军的探子，死啦死啦的！”

一名日本兵用刺刀逼住杜娟。“你的，不许走，跟你的丈夫，统统的，嗯？”

老坦儿破口大骂：“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你们放她走。”

几个日本兵的枪托胡乱地砸向老坦儿。老坦儿像只歪倒的口袋似的倒在了地下。

2

一片山岭上的密林中，密不透风的枝叶仍然难以完全挡住斑驳的阳光，星星点点的阳光筛落在林中，愈发显出一支诡秘的行军

队伍行踪的鬼祟。这是一支由数百人的日本“开拓团”成员组成的队伍。风闻日本战败,天皇的投降诏书颁布后,他们匆匆忙忙地抛弃了来满洲后抢夺来的家当,有的一家人只是连夜炒了点大米花带上,就仓皇上路了。一路上,为了逃避苏军的追堵,他们抛开大路不敢走,钻进了这片密林。队伍中同样大多是些老人、妇女和孩子,有的一家五六个孩子,背的抱的,累赘在身,行进速度很慢,队伍前后拖得很长。

一个叫雅子的年轻女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两岁的女儿“小满洲”几乎完全靠母亲拖着走。雅子除了背上背的一个白包袱外,空无一物。

“妈妈,我走不动了。”小满洲咧了咧嘴,她早就哭干了眼泪。

五岁的小河清水耐心出奇的好,他哄妹妹道:“小满洲,走不动也要走。团长大叔说了,支那人要杀死掉队的日本人,还要吃日本孩子的肉,烤着吃,烤到冒油了再……”

母亲雅子严厉地打断了小河清水的恫吓。

“小河清水,不许吓唬你妹妹!中国人也是人,不是野兽。”

雅子将身上的包袱层层解开,里面却仅剩下一小把炒米花,她把炒米花抓给了女儿。

开拓团团长是个精瘦、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头上缠着白布条,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却仍在声嘶力竭地催促这支难以为继的队伍继续前进。

开拓团终于走出了密林。

林外的路边有一个深坑。队伍再也走不动了,散乱地坐在地上。绝望的情绪笼罩着这支陷入困境的队伍。

日军曹长来到愁眉不展的开拓团长身边。

“团长先生,这样走下去,俄国人登上长城、走进紫禁城了,我们还看不到铁道线。”

“那怎么办？那些娘儿们大都不肯丢掉孩子。还有那些老人，饿，加上生病，实在走不动了。”

“你可是开拓团长，当初天皇陛下把这些人派来满洲开拓疆土，就把他们交给你了，帝国战败了，你的责任是把他们送回日本去。”

开拓团长有些生气了，可对于关东军的军人来说，他仍然持有一种旧时的畏惧。他只好叹口气说：“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你难道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曹长不说话，用手指指那个深坑。开拓团长明白了他的意思，倒吸一口凉气。

“你的意思是……”

曹长怒气冲冲摘下肩上的三八式步枪，上起刺刀，他的动作显出一种阴毒的杀气腾腾。

“帝国的战败不是军人们打了败仗，而是大和民族中有了太多你们这样不中用的男人，遇事优柔寡断，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曹长先生，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大坑旁边，曹长指挥几名日军士兵把一些走不动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推到坑里。曹长走到一名老太太身边，朝她恭敬地鞠躬，看上去不像杀人魔王，倒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公司职员。

“老人家，真对不起啦！是北海道人吗？”

老太太瘫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她睁开眼睛看看曹长，若有若无地点点头。

“我的家在广岛，听说被美国人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大炸弹全炸光了，连一棵草都没剩下……来，我来帮你，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回到日本。北海道的鲑鱼味道可是不错，撒些芥末，再调上蒜汁，那味道别提多鲜美啦……老人家，明年这个时候，我会给你焚香的……”

曹长边说,边将老太太拖到坑边,推了下去。坑底已经堆了不少老人、孩子和妇女,其他日本兵和开拓团的男人也在冷漠地将一些走不动的人用力推下坑底。坑底的孩子哭叫着想爬上来,但陡峭的坑壁令他们徒劳无功。一些老人,包括曹长推下去的老太太,则神态安详地听天由命。

曹长忽然仿佛从梦中惊醒,换了个人似的,发布了“准备手榴弹”的命令。士兵们和开拓团的男人们纷纷掏出手榴弹。坑底传出几声“天皇陛下万岁”的微弱喊声。曹长一声令下,成群的手榴弹飞鸟一般投入坑内。坑底爆炸的黑烟腾空而起,血肉横飞,不时有一两只残手断脚飞出坑外……

不远处的雅子用身体护住儿女,不让他们看到这惨绝人寰的场面。小河清水偷偷地露出一只眼睛,目睹了这一切。

坑底的手榴弹硝烟还未散尽,坑沿上一些刚扔过手榴弹的开拓团男人开始自杀,他们有的将手榴弹塞在肚皮底下引爆,还有的用刀子割断手腕动脉……曹长见状,干脆下令,所有的士兵将三八式步枪刺刀交出来。曹长亲自将那些刺刀丢给那些留在路上的女人。开拓团长疯了般在丘陵上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狂呼小叫。

“女人们,你们为天皇陛下尽忠的最后时刻到了,拿出大和民族的勇气来吧。为大东亚圣战献身,为天皇陛下献身,光荣啊!”

有女人开始用刺刀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尽。

雅子神思恍惚,她试着举起刀——

小河清水和小满洲吓得一起朝她跪下来,苦苦哀求。

“妈妈,请不要杀我们,我不饿,我还能走,我能一直走到日本去。”小河清水淌下了眼泪。

小满洲也哭喊道:“求求你啦,妈妈,我不想死,我要去找爸爸……”

“妈妈，要杀你就杀我吧，不要杀妹妹，你带着妹妹去找爸爸……”

雅子被儿女的哭声弄得手软了，手中的刺刀“咣”地掉到地下。她泪流满面，一把抱住儿女们。

“孩子们，请原谅妈妈，是妈妈不好。妈妈不能杀你们，妈妈要杀只能杀掉自己……不，我们谁也不杀，我们要一起活下去，去找爸爸！”

雅子忽然不知哪来的力气，她抱起女儿，拉着儿子向丘陵下面跑去。开拓团长在她身后大喊大叫。

“雅子，回来！快回来！单独走大路，被支那人捉住会杀掉的。”

雅子不加理会，干脆抱起小河清水和小满洲，从坡上骨碌碌地滚下去。

曹长“哗啦”一声推上子弹，端枪瞄准。开拓团长眼疾手快，一推步枪，“砰”的一声，子弹射向了天空。

曹长困惑不解地瞪着开拓团长。

开拓团长说：“死生各自有命，让他们去吧。”

另一支由纯日本人组成的逃难队伍，大多是些日军军官家属，由全副武装的日军护送，正沿着公路向寒关要塞行进。逃下山的雅子带着儿女遇到了这支队伍。她一手拉着一个孩子，想混入其中，但一名挎军刀的军官拦住了她。雅子朝军官深深地鞠躬，又手指孩子，她什么都没说，日军军官就挥了挥手，允许雅子进入了逃难的行列中。

一个徒手的女人一直在留意雅子的两个孩子，有名矮壮的二等兵替那个女人背着孩子，寸步不离左右。二等兵背上的女孩六七岁了，却不肯下来走一步。她只是好奇地瞧着小河清水和小满洲。

雅子朝那女人鞠躬，小声说道：“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多关照。”

“请别这样说，都是日本人，丈夫也在关东军吗？”那女人说话的嗓音很细。

“不，我们是开拓团的，我丈夫去年被征召入伍，在华北作战，一直没有消息。”雅子说。

“啊，你们走了很远的路吧？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真不容易。”

“出来十多天了，孩子爷爷半路上饿死了，我们也差点……”

“是吗？真是太不幸了。石田芳野，你下来，和弟弟妹妹牵着手走。”

那个叫石田芳野的女孩乖乖地从二等兵身上滑下来，她一手牵起小河清水，一手拉过小满洲。那女人则从士兵身上的饭盒里取出几个米饭团子，递给小河清水和小满洲。

“啊呀，太太，真太谢谢你了。”雅子又鞠了一躬，她现在剩下的力气，就是用来朝人鞠躬了。

“没什么，都是女人嘛。”

“真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回到日本啊。”雅子深深叹口气。

“快到寒关要塞了，石田芳野的父亲就在要塞，还是司令官呢，到了要塞，我们就安全了。”

雅子这才明白，这个娇弱的女人有些来历的。

“太太，如果我不能回日本，求求你，一定帮我把孩子们带回日本去，拜托啦。”

雅子刚要再鞠躬，被石田太太拦下了。

“别这么说，我们都能回日本，都能回去。”

雅子边走边剧烈地咳嗽，她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倒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孩子还活在身边，她或许早就垮了。

小河清水十分懂事，他三口两口把饭团吞下去，一手牵着小满洲，一手拉着石田芳野，充满希望地走下去。

杜娟被单独关押在牢室内。地上凌乱地堆着稻草，她坐在墙角，神情呆滞，默默出神。

门外，陈桥正在站岗。他不时隔着窗户上的铁栅向里投去同情的一瞥。

一块烤玉米饼子从天而降，落在杜娟身边的稻草上。她诧异地抬眼向铁门看去。

夜深了，牢室外的岗哨已经换了，不再是陈桥。几个日本兵鬼鬼祟祟地溜过来，站岗的日本兵招招手，反身打开牢门。几个家伙争先恐后，饿狼一样扑进门。

日本兵扑向惊恐的杜娟。

吓坏了的杜娟缩到墙角，再也无处可退，她拼命反抗，拳打脚踢，破口大骂：“小日本鬼子！你们都不是爹妈生养的……你们是畜生，不是人……”

几名兽性大发的士兵摀手摀脚，杜娟再也动弹不得。

她那凸起的腹部在拼命地一动一动的，那是生命的呐喊和躁动……

偌大的营房内空荡荡的，仅有陈桥一个人在擦枪。他把一支三八式步枪拆得七零八落，边擦嘴里还边哼着一支台湾小调。忽然，陈桥动作停顿下来，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可再仔细听听，又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继续擦枪的陈桥不再哼小调，他明显加快了擦枪的动作，三下两下将枪结合好，放回枪架。

陈桥出门，快步向牢室走去。

远远地，他看到关押杜娟牢室的门已敞开，情知不好，加快了

脚步。

那盏昏暗的油灯还在亮着，杜娟的衣裤被撕得几乎成了碎片，衣不蔽体的杜娟缩在草堆里，惊恐而充满敌意地注视着陈桥。陈桥看到，稻草堆里血迹斑斑。陈桥脸色很难看，狠狠地一拳砸在门板上。他转身出了门。

杜娟将稻草往身上拢了又拢，她的头发上、身上到处都沾着草屑。腹中剧烈的疼痛，令杜娟双手捂着腹部，呻吟起来。

陈桥端来一碗水，肩上还搭了一件旧的士兵军服。他把碗端给杜娟，想扶她喝水，杜娟却用力把水泼向陈桥——

陈桥慢慢地站起来，伸手抹去脸上的水渍，然后取下搭在肩上的军服，用力抖干净上面的水渍，把衣服丢给杜娟，又捡起空碗。

杜娟毫无反应。

陈桥转身走出牢门，向石田太一郎办公室跑去。

石田太一郎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看一张照片，那是他与妻子、女儿石田芳野合影的全家福。门口传来陈桥的“报告”声，石田太一郎将照片收进衣袋。

陈桥得到允许走进来，急忙报告：“报告司令官，我们的士兵有人强奸了那个女人，她小产了……”

石田太一郎脸一沉道：“胡说！关东军有人敢违反军纪，可寒关要塞没人敢……”

“报告司令官，那女人真的快不行了，快要摸不到脉搏了。”

石田太一郎看看陈桥的脸色，相信了他的话。

陈桥说：“活着让那女人出去，是我们放她一条生路；抬出去埋掉她，可就是一条人命。”

沮丧的石田太一郎愣了片刻，挥了挥手。“小路陈二，那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了。”

陈桥背着奄奄一息的杜娟从要塞中走出来。他走得很慢，显得

很吃力。终于，他停下步子，四处看看。夏日的旷野显得几分神秘，虫鸣唧唧，凉风习习。晚夏的东北之夜，躁动着一种隐隐的不安。陈桥将杜娟放在地下，杜娟“哼”了一声，苏醒过来。

“哎呀，大嫂，你醒了？太好了。”

“这是……在……什么地方？”

“你放心，出了日本人的要塞。来，我扶着你，走走试试，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我叫陈桥，是中国人。”

杜娟趑趄走了几步，脚下一软，险些跌倒，陈桥急忙扶住她。

“陈桥？你真的是中国人？”

“鬼子能有假鬼子，中国人还能有假？”

“陈桥兄弟，我丈夫呢？他还关在里头吗？”

陈桥欲言又止，杜娟却什么都明白了。

杜娟像不认识陈桥似的，默默地凝视他半天，忽然撕心裂肺地哭喊了一声：

“老坦儿……”

“大嫂，日本人说大哥和那位兄弟是苏联人的探子，把他们给……”陈桥说不下去了。

东方的鱼肚白像被黑水污染了，看着要亮起来，可还是灰蒙蒙的，要亮不亮的样子。杜娟手拄长棍，沿荒郊趑趄走来。

远处，出现了一座独屋。疲惫不堪、几近昏倒的杜娟加快了步伐，跌跌撞撞地朝独屋走去。

终于走到门前的杜娟已无力推门，她用一边膀子撞门，靠着体重将门“吱呀”一声向里撞开了，杜娟一下跌倒在门内。

杜娟躺了一会儿，才缓过劲来，挣扎站起来。她挪到厢房门口，见屋里空无一人，想必主人匆匆躲避战乱，弃家出逃了。杜娟拖着

病体，到柴火堆里夹了一些柴丢在灶间，又从水缸往锅里舀水。她的动作很吃力，一瓢又一瓢，锅里装了满满一锅水。她不是忙于弄吃的，而是先烧了一大锅水洗澡。

杜娟烧火，边烧边泪流满面。

大木盆里装了热气腾腾的水，杜娟浑身颤抖着脱去衣服。

逃难的日军军官家属队伍终于远远地看到了寒关要塞。

“到了，总算到了。雅子，太好了，寒关要塞到了。石田芳野，就要见到你父亲了。见到父亲，我们就能活下去。”

小满洲忽然惊讶地竖起耳朵，她听到了什么。

“哥，你听，什么响？”

小河清水很有经验，他也听到了越来越大的轰鸣声，神色为之一变。

“坦克！俄国人的坦克！”小河清水紧紧揪住了母亲的衣角。

远处，苏军坦克和乘车行进的摩托化步兵快速追赶上来。负责掩护的日军回身就地卧倒，开枪拼死抵抗。

那些日军家眷拖儿带女，惊了枪的麻雀一样，拼命向要塞冲去。

雅子身体有病，气力不支。石田太一郎太太顾不上女儿，搀扶起雅子拼命跑去。

小河清水小大人似的一手一个，拉着两个哇哇大哭的女孩紧随其后。

苏军坦克和车辆在歼灭了残存抵抗的日军后，很快将寒关要塞团团围住。

包围寒关要塞的苏军发动进攻了。他们以T-34型坦克为先导，引导步兵向要塞外围阵地发起冲锋。日军拼死抵抗，反坦克炮火连续击毁几辆苏军坦克，可后面的坦克拱开损毁坦克，继续发炮猛